

曹煒

水車集



水車集

# 水車集

---

作者：農 婦

封面：王司馬

出版：明窗出版社

發行：明報有限公司出版部

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

印刷：建明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

---

書號：78CW10

1978年12月初版

印數：1—5,000冊

字數：120,000字

開本：1/32

定價港幣六元（U.S.\$2.00）

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這是個他媽的時代.....     | 一  |
| 耕的是心田.....        | 三  |
| 兩雙腳的刺蝟.....       | 六  |
| 最最前進的論調.....      | 一〇 |
| 羅賓並不賴綫.....       | 一二 |
| 對文明的困惑.....       | 一四 |
| 如果你有良知也會燃燒的！..... | 一六 |
| 飄飄何所似.....        | 一九 |
| 徘徊在人畜之間.....      | 二一 |
| 大舞台和小舞台.....      | 二三 |
| 個人的世界.....        | 二五 |
| 和氣運動.....         | 二八 |

|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|----|
| 應該禮貌些    | 三〇 |
| 錢和苦惱     | 三三 |
| 鹿和人      | 三六 |
| 東方人就是東方人 | 三八 |
| 吉列特的悲哀   | 四〇 |
| 臉譜       | 四二 |
| 沒穿褲子沒掛鬚  | 四四 |
| 向賴恩致敬    | 四六 |
| 勇士中的勇士   | 四八 |
| 腦袋有毛病    | 五〇 |
| 自成調整     | 五四 |
| 蘆溝橋砲響的前夕 | 五八 |
| 大刀隊      | 六二 |
| 翻歷史 話當年  | 六六 |
| 「九一八」又到了 | 七〇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神槍手吳其雲·····       | 七四  |
| 半頁·····           | 七八  |
| 一片空白·····         | 八二  |
| 不談恩怨談是非·····      | 八六  |
| 雨泣雷怒·····         | 九一  |
| 四十年前香港青年的救國會····· | 九五  |
| 我來了·····          | 九九  |
| 邱吉爾和滇緬路·····      | 一〇一 |
| 嘩紳士·····          | 一〇三 |
| 可恥·····           | 一〇五 |
| 回歸田野的夢·····       | 一〇七 |
| 罷、罷、罷了！·····      | 一一一 |
| 哭左舜生老師·····       | 一一三 |
| 老教授的憂慮·····       | 一一七 |
| 老乞丐·····          | 一二九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老同學……………        | 一二三 |
| 別長大啊！孩子們！……………  | 一二五 |
| 舊時 今日……………      | 一二九 |
| 談畫（之一）……………     | 一三三 |
| 談畫（之二）……………     | 一三五 |
| 唱歌……………         | 一三七 |
| 我看杜魯福……………      | 一四〇 |
| 不信邪 不服老……………    | 一四二 |
| 脫衣問題……………       | 一四五 |
| 洋小子談「代溝」……………   | 一四七 |
| 後生可畏……………       | 一五一 |
| 很久很久以前……………     | 一五三 |
| 蕃茄樹和石頭……………     | 一五七 |
| 跳吧！趁年青……………     | 一五九 |
| 一點兒「感覺・感角」…………… | 一六二 |

## 這是個他媽的時代

邇來，農婦腦子沉重，半胡塗，半清醒，去找大夫，大夫命農婦少胡思亂想，多讀書報。有人說，外國月亮實在比中國圓，由此類推，外國書想必比中國書好。於是農婦趕忙找了本舊得稀爛的外國書來看，書名「雙域記」，據說是了不起的名著，看了一頁，盡是「這是個也（註）時代」，農婦大為搖頭，這樣的名著，農婦也會寫，不信寫給你看：

這是個「同情心」交換榮譽的時代。

這是個魔鬼收買靈魂的時代。

這是個荷包扁扁，而要充闊佬的時代。

這是個毋需若干年寒窗苦讀，可以自頒學位的時代。

這是個「新潮」當頭，狗屁不通，可變成狗屁暢通的時代。

這是個把國家當作個人資產的時代。

這是個從螞蟻洞看世界的時代。

這是個沒有第「八」字的時代。（孝悌忠信禮義廉「恥」）

這是個懂得寫幾個字，就算是「學者」的時代。

這是個小人是君子，君子是小人的時代。

這是個妓女是貴婦，風車是巨人的時代。

這是個打落水狗的時代。

這是個偽是真、真是偽的時代。

這是個秦檜是英雄，屈原是傻瓜蛋的時代。

這是個爲了目的，可以不擇手段的時代。

這是個有學識要餓死，有權術才能生存的時代。

這是個黑是白、白是黑的時代。

這是個……

寫到這裏，筆重千斤，能挑一擔白菜的農婦也難提得起了。但是，「雙城記」是那麽厚的一本書，而農婦的「雙城記」，開了個頭就寫不下去了，唯有自怨自艾，悔恨當年不讀書。但這一段必須有個收尾，農婦的收尾是：

這是個他媽的時代。

（註）廣東俗語：即什麼之意。

## 耕的是心田

有位朋友對我說：「你根本就沒有幹過農活，出版什麼『鋤頭集』，真笑死人。」

農婦雖沒有正式幹過農活，卻也曾幫忙庄稼人鋤草、推泥犁、割稻。現在，我身無半畝，仍不肯放棄耕種，但耕種的不是有形的田，而是無形的田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方寸心田。人活着，總是忙忙碌碌，農婦忙了幾十年，自己也不知忙些什麼，看着人們在名利中打滾，有人自甘心爲形役，有人卻要掙開這種桎梏，尋求解放，解放的辦法唯有學學陶老頭子「歸去來兮，田園將蕪胡不歸」，與其他一些毫無意義的事，還不如返回自我，打理一下將蕪的心田，求心安、求理得。在這塊小小的框框寫幾百半通不通的文字，自署農婦，祇不過是表示個人的一點小小願望。

馬爾塞斯在「人口論」裏提出警告說：「人口按幾何級數增加，糧食按算術級數增加。」過了將近兩個世紀，直到近幾年來，人類才注意「綠化運動」，藉以增加糧食生產，緩和人口危機。人類對切身有關的根本生存問題，反應竟是如此遲鈍！

爲了推行「綠化運動」，添設一項諾貝爾榮譽獎，鼓勵科技專才，共同解決這個難題，

當然，這比研究毀滅性武器要好得多了。

其實，人類如能克制貪鄙兇毒、爭攘鬥狠的野心，降低軍備競賽之類的消耗，集中人力物力，面對人口與糧食問題，那麼，糧食生產決不致永遠是按算術級數增加，一如馬爾塞斯所提出的悲觀論調。

增加糧食生產，必須從耕地面積和耕種技術上找尋辦法，今日的科技發展，使瘠土變成良田，已不是難事，甚至化沙漠為綠洲，也有人提出嘗試，至於種子、肥料、耕種法的改進，近幾年來，不斷有驚人的發現，糧食與人口的差距問題，應該能夠獲得解決。

馬爾塞斯在「人口論」的預言，在過去，在落後地區，不能說完全沒有效驗，在廿世紀的科學時代，「綠化運動」衝破人口危機，應該為期不遠了。

不過，我認為今天的問題，不祇是需要土地綠化，人類的「心田」更迫切需要綠化；我們心田中，充滿了紅色、黑色、黃色，祇是找不到平和安詳的綠色，「人心惟危」，人的心已經失去了平衡，即使綠化了整個地球，還是解決不了人類的危機。私心、野心、妒心、盜心、邪心、惡心，承個人主義、功利主義之弊，野草般的遍佈心田。土地的「綠化」，要依賴科學，心田的綠化，就要依賴自己來耕種了。



## 兩隻脚的刺蝟

一般人認為：霧裏看花，花更美。  
爲什麼？

因爲在朦朦朧朧的霧中，祇看到它美的輪廓，看不到它的瑕疵。

隔岸看柳樹，長葉垂拂，婀娜多姿，走近了，就會發現葉上蛀痕累累，甚至塵土堆集。從高處俯望田野，阡陌縱橫，綠油油一片，但也有斷堤、有污坑。遠望高山，青翠欲滴，山中荆棘處處，枯籐纏繞，不在近處，是看不到斷堤、污坑、荆棘和枯籐的。

這就是「距離的美」。

看人，也是一樣，祇能在朦朦朧朧中看，在遠距離看，不可過於接近。

有次，梅女對我說：「農媽，千萬不要把人看得太清楚了。」

我懂得她的意思。但是，上了一把子年紀，必有累積經驗，經驗能磨銳眼力，不是故意要看清楚別人，祇是稍稍跨近兩步，就把人看得清清楚楚了。

有人說，做人不可太「真」，這意思就是：要遮掩自己的缺陷，「遮掩」就是不真。

人不是完人，或多或少是有缺陷的，中國人講修養，就是要學習遮掩，學習磨滅自己的缺陷，還得容忍別人的缺陷。

這都是很難做到的事。但不能因難做就不做。

「缺陷」能構成傷害力，能傷害別人，也能傷害自己。

例如「自私」，受過中國傳統教育的人，都認為「自私」是一種缺陷，但很多人把「自私」解釋成「個人主義」。

年前，有個洋小子談西方人的「個人主義」，他說：「個人主義，是不損己利人，也不損人利己，不過，在不損己的情形下，也會做有利他人的事。」

照他的說法，西方的「個人主義」，雖不利人，也不會損人。但我們中國人的「自私」，給人的印象是：祇求利己，不惜損人。

再舉一個例：傲慢是一種缺陷，稍有成就的人，或多或少有些自驕，態度傲慢，這類人，有時會不自覺的貶低別人，傷害別人的自尊心。

被傷害的人，若有修養，就能容忍，若沒有修養，會反擊，這樣，傷害別人，就變成傷害了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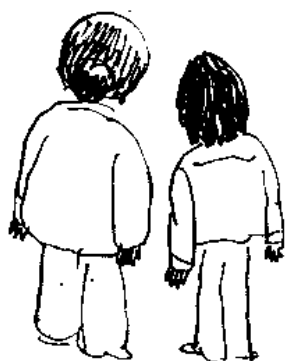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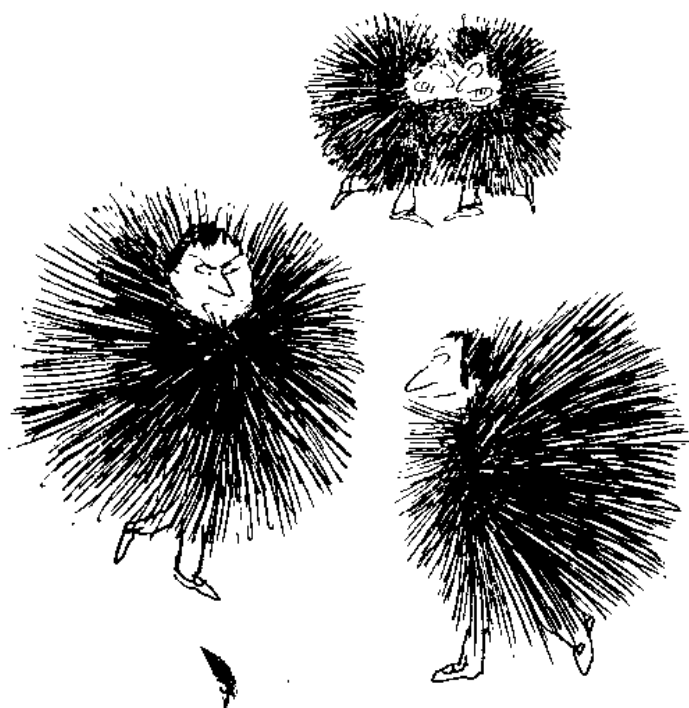
前幾天，阿青對我說：「農媽，有人稱香港人爲『香港動物』，因爲香港人有香港人的

一套做人方式和價值觀念，人也是動物，我不認為這個名詞有侮辱性。但我覺得香港人像兩隻脚的刺蝟，刺蝟擠在一起，你刺我，我刺你，刺痛了就分開，分開一會又擠在一起。再擠再分，再分再擠，多愚蠢，彼此有個距離，就不會受傷了，是不是？」

我說：「爲了取暖，一定要擠在一起。」

他再問：「把尖刺收斂起來，不很好麼？」

我沒有回答，祇是深深的嘆了口氣。



## 最最前進的論調

這個年頭做人，可以毫無標準，愛怎麼做，便怎麼做，做出來也不必有任何解釋，自然會有人認為做得有理，做得漂亮，做得「深合人心」。

如果閣下執迷於舊有的做人框框，那麼，閣下乃屬食穀不化一類，農婦將用北京「榮寶齋」特極鼠鬚筆寫四個西瓜大的字奉贈——「可以休矣」。

這種任意做人的風氣，並非中國土產，乃來自太平洋彼岸新大陸，創始人是學生鬧事的元老羅賓，別小看這個滿腮鬍鬚如黑旋風李逵，服裝奇異，類似濟顛和尚的羅賓，此人倒蠻有「學問」，能言善道，還會著書立說。

他的一套思想論調，偉大之極，如閣下素無神經衰弱症或心臟病，不妨聽聽，以長見聞。

他說：「我們可以在任何時間、任何地方，想怎麼做，便怎麼做，不擇手段地去做，人們不以爲然的做法，大逆不道的更要做法，我們沒有目的，不受任何限制。」

他又說：「我們不能有目的，因為達到了目的，我們便失敗了。」